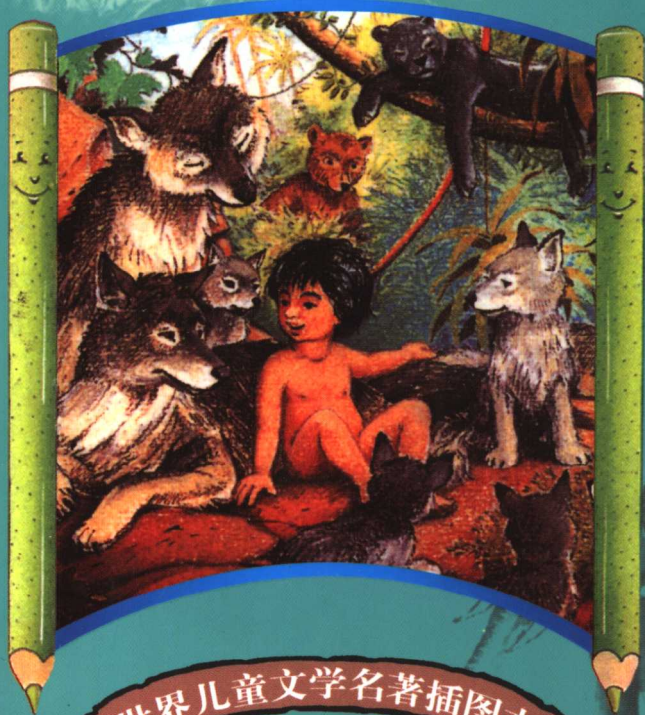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丛林故事

[英] 拉迪亚德·吉卜林 著
蔡文 译



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



丛林故事

〔英〕拉迪亚德·吉卜林 著

蔡文 译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Rudyard Kipling
The Jungle Book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
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Cumberland House 199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丛林故事 / (英) 吉卜林 (Kipling, R.) 著; 蔡文译.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.6
(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)
ISBN 7-02-005613-X

I. 丛… II. ①吉…②蔡…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6631 号

策划: 哈利·波特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王晓亚

装帧设计: 何 婷

责任印制: 王景林

丛 林 故 事

Cong Lin Gu Shi

[英] 拉迪亚德·吉卜林 著

蔡 文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.125 插页 1

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7-02-005613-X

定价 10.00 元

出版说明

“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”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,其中包括各个时代、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、童话、寓言和诗歌,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。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,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;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不同奖项的佳作。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,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,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目 录

第 一 章	莫戈里的兄弟们	1
第 二 章	卡阿捕猎	26
第 三 章	“老虎！老虎！”	55
第 四 章	白海豹	76
第 五 章	“里基—迪基—塔威”	99
第 六 章	大象图麦	119
第 七 章	女王陛下的仆人们	1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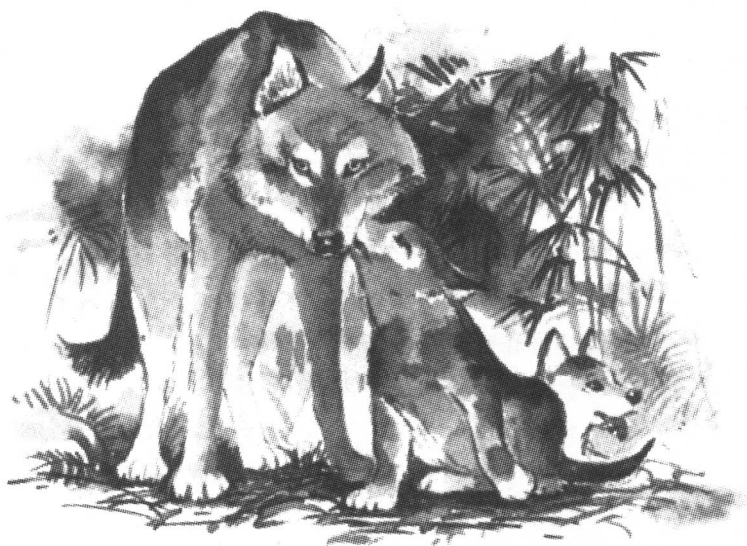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莫艾里的兄弟们

蝙蝠曼格释放黑夜，
鸢鹰契尔将它带回家——
把牛群关入栅栏，
我们自由自在
直到天明。
这时光属于骄傲和力量，
獠牙和利爪。
啊，听那呼唤！
——尽情追猎捕杀吧，
遵守丛林之法！

——丛林夜歌

傍晚七点，西奥尼山上暖融融的。狼爸爸已经休息了一整天，现在他醒过来挠挠痒痒打打哈欠，又逐个抻了抻爪子，好除去爪尖上最后一丝睡意。狼妈妈卧在地上，灰色的长嘴巴搭在四只翻滚尖叫的小狼身上。月光投进了他们居住的山洞洞口。“噢呜！”狼爸爸说，“又该出去打猎了。”他正要跃下山坡，一个拖着毛蓬蓬尾巴的小小身影跨进洞口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哦，祝福您啊狼群的首领。也祝福您那高贵的孩子们，祝他们的白牙长得结实有力，永远不忘记这世上还有饿肚子



的人。”

这是一只专门吃残渣剩饭的豺狗，名叫塔巴库依，他到处搬弄是非、散布谣言，还到村子里的垃圾堆上捡破皮块、碎皮条吃，印度狼们都瞧不起他。不过印度狼也都害怕塔巴库依，比起丛林里的其他动物，塔巴库依更容易发疯，一发疯，他就记不起自己这辈子怕过谁，他在森林里横冲直撞，谁挡他的道，他就咬谁。对野生动物来说，染上疯病是最丢脸的事，所以只要小小的塔巴库依一犯病，连老虎也要跑开躲起来。我们把这种病称作狂犬病，动物们叫它“迪瓦尼”——意思是发疯——他们一见这种病就跑。

“那就进来看看吧，”狼爸爸冷冷地说，“不过我们这里没什么可吃的东西。”

“对一只狼来讲，是没什么可吃的东西了，”塔巴库依说，“可对我这么卑贱可怜的家伙，一根干骨头就算得上一顿美餐

了。我们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是基多格(豺狗)，哪能挑挑拣拣的？”塔巴库依匆匆走进山洞里面，找到了一根挂着些残肉的公鹿骨头，他高兴地坐在地上，叼住一头咔嚓咔嚓啃了起来。

“多谢您这顿美餐，”塔巴库依舐着嘴巴说，“这些高贵的孩子多漂亮啊！他们的眼睛长得真大！年龄又这么小！真是的，真是的，我怎么忘记了，王族的孩子一生下来就仪表堂堂的。”

其实塔巴库依跟别的动物一样清楚，当面恭维小孩子是很不得体的做法。看到狼爸爸和狼妈妈不自在的表情，他觉得挺高兴。

塔巴库依稳稳当当地坐着，刚才戏弄了小狼的父母，让他心里很得意——后来他不怀好意地说：

“老大希尔·汗^①要换猎场了。他告诉我，下个月他要在这几座山上捕猎。”

希尔·汗是一只老虎，住在二十英里外的维冈嘎河附近。

“希尔·汗没这个权利！”狼爸爸发火了——“按照丛林法则的规定，他必须事先通知一声，不然就没有权利改换地盘。方圆十英里的猎物都会被吓跑，可我呢——这一阵，我必须抓到双份的猎物。”

“希尔·汗的妈妈叫他朗格里(意思是瘸子)，这不是没来由的，”狼妈妈平静地说，“希尔·汗一生下来就瘸了一条腿，只能猎杀人类的耕牛。现在维冈嘎的村民已经被他惹火了，他又要来招惹我们这里的村民。等村民们进入丛林搜捕他时，他已经逃远了，可村民一放火烧野草，我们和孩子就得逃命。那我们可真得多谢希尔·汗了！”

^① 汗，这个词还有“古代中亚及阿富汗等国对统治者和官吏的尊称”之意。

“要我转达您对希尔·汗的谢意吗？”塔巴库依说。

“滚！”狼爸爸怒气冲冲地说，“滚出去跟你的主子打猎去吧。你一晚上干的缺德事已经够多了。”

“我这就走，”塔巴库依小声说，“你听，希尔·汗就在山下的灌木丛里。我刚才也许用不着传这个话。”

狼爸爸留心听了听，下面的山谷通往一条小河，他听见那里有只老虎在气急败坏地干嚎，这家伙什么东西都没抓到，也不在乎让整个丛林都知道这件事。

“这个傻瓜！”狼爸爸说，“夜晚打猎，一上来就闹出这么大动静！他是不是把我们这儿的公鹿当成维冈嘎的小肥公牛了？”

“嘘！今天晚上他不捉小公牛，也不捉公鹿，”狼妈妈说，“他要捉人。”那哀号声变成了瓮声瓮气的呜呜声，就像来自四面八方。这种怪叫可以把露宿在野外的砍柴人和吉卜赛人弄糊涂，有时候能吓得他们自己跑到老虎嘴边。

“人！”狼爸爸说着，龇出了满嘴白牙，“呸！难道池塘里的甲虫和青蛙还不够多，非得吃人吗？还要到我们的地盘上吃？”

每一条丛林法则都有自己的道理，法则中规定，任何野兽都不能吃人，除非他们是在教导自己的幼兽怎样捕杀猎物，就算这样，野兽们也决不能在自己的群落或部族的猎场里捕杀人类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，只要杀死了人类，迟早会有白人骑着大象带着枪到丛林里来，他们还会带上几百个敲锣、放爆竹、打着火把的棕色人。到时候，丛林里的动物全都得遭殃。不过在野兽们中间，这个道理换了一种说法，他们说，人类是最软弱无力、最缺乏自卫能力的动物，伤害人类太不光彩。野兽们还说，吃人的野兽身上会生疥疮，牙齿全掉光——这话倒

是不假。

呜呜的叫声越来越响，最后希尔·汗扯足嗓门“嗷！”地吼了一声。老虎扑出去以前都会发出这样的吼声。

紧接着，希尔·汗发出了一声惨叫——听上去一点也不像老虎的叫声。“他扑空了，”狼妈妈说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狼爸爸朝外面跑了几步，他听见希尔·汗一边在矮树丛里满地打滚，一边气鼓鼓地低声哼哼。

“他朝砍柴人的篝火扑过去，把脚爪烫伤了，这傻瓜也就这么点脑子，”狼爸爸哼了一声说，“塔巴库依和他在一起。”

“有什么东西上山来了，”狼妈妈抖了抖一只耳朵说，“快准备好。”

树丛里的灌木发出了轻轻的沙沙声，狼爸爸沉下后半身，随时准备扑过去。要是你也在场，接下来就能看到天底下最奇妙的事情了——这只狼一跃而起，接着居然在半空中刹住了前扑的势头。原来狼爸爸扑出去以后才看清目标到底是什么，所以他努力停了下来。结果他朝空中纵身跃起了四五英尺高，落地时却几乎还留在原地。

“人！”他猛地叫了一声，“是个人类的小崽子。快看！”

就在狼爸爸对面，站着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棕皮肤小孩，这孩子手里扶着一根低矮的树枝，身上一丝不挂——以前还从来没有这么柔弱、可爱的小东西来到过夜幕下的狼穴。小男孩抬头望着狼爸爸的面孔，笑了起来。

“那就是人类的小崽子吗？”狼妈妈说，“我还从来没见过呢。把他带过来吧。”

狼在搬运小狼崽时动作很熟练，假如有必要，狼的嘴巴能完好无损地叼起一只鸟蛋。狼爸爸叼住小男孩的后背，把他放在小狼崽之间，孩子的皮肤上连个牙印都没留下。

“真小啊！身上多光溜，还——胆子还挺大呢！”狼妈妈温柔地说。这时，那个小男孩正往小狼崽中间挤，想紧挨着狼身上温暖的毛皮。“啊哈！他和小狼一起吃奶了。原来人崽子就是这样的。好吧，我的孩子居然和人类的小崽子待在一起了，不知还有哪只狼敢夸这个口？”

“这种事我听说过几次，可我出生以后，咱们的狼群还没碰上过这种事。”狼爸爸说，“这个人崽子身上一点毛也没有，我一只爪子轻轻一挥就能干掉他。可你瞧，他抬起头望着，一点也不害怕。”

投进洞口的月光被遮住了，希尔·汗方方正正的大脑袋和肩膀挤了进来。塔巴库依跟在他身后尖声喊着：“主人，我的主人，他跑进山洞了！”

“希尔·汗大驾光临，我们不胜荣幸，”狼爸爸嘴上这么说，眼睛里却充满了怒火，“希尔·汗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来找自己的猎物。一个人类的小崽子跑到这边来了，”希尔·汗说，“他的父母逃走了。你们把他交给我。”

正像狼爸爸说的那样，刚才希尔·汗跳进了砍柴人的篝火，被烫伤的脚爪疼得他火冒三丈。但是狼爸爸知道，山洞洞口太窄，老虎进不来。现在希尔·汗的肩膀和前爪已经被狭小的洞口卡得紧紧的，就像一个成年人想挤进桶里一样。

“狼是自由民，”狼爸爸说，“他们只服从狼群首领的命令，从来不听那些一身花纹、捕杀耕牛的家伙使唤。这个人崽子是我们的——杀不杀由我们自己决定。”

“我管你们决不决定！什么叫由你们自己决定？就凭我宰掉的那些公牛，难道还要我挤进你的狗窝，拿回自己应得的猎物吗？现在跟你说话的是我希尔·汗！”

老虎雷鸣般的咆哮声在山洞里四处轰鸣。狼妈妈挣脱小



狼跳上前去，黑暗中，她的双眼就像两轮绿莹莹的满月，紧盯着对面希尔·汗冒火的眼睛。

“现在跟你答话的是我拉克沙(恶魔)。这个人崽子是我的，朗格里——是我的就得归我！谁也不能杀死他。他要活下来和狼群一起奔跑，一起打猎。瞧瞧你这副德行，你这个捕杀光屁股小崽子、吃青蛙、捞鱼的东西，这小崽子总有一天会捕杀你。马上给我滚，不然我凭自己杀死的黑鹿起誓(我可不吃饿死的耕牛)，我要让你滚回你妈那里，你这个挨火烤的丛林畜牲，我要叫你比出生时还瘸！滚！”

狼爸爸都看傻了。他差点忘记了过去那些时光，当年他跟五只公狼公平决斗以后才赢得了狼妈妈，那时候狼群可不是为了讨好狼妈妈才叫她“恶魔”的。希尔·汗也许能应付应付狼爸爸，狼妈妈他就对付不了啦，他心里明白，狼妈妈在这里占尽了地利，一打起来准会拼个你死我活。希尔·汗咆哮着退出洞口，一来到洞外，他就大声吼道——

“狗总在自家院子里叫得最凶！等着瞧吧，咱们看看狼群对收养人崽子有什么说法。这个小崽子是我的，早晚会落到我的牙缝里，呸，你们这些大尾巴贼！”

气呼呼的狼妈妈猛地躺在小狼们之间，狼爸爸用低沉的声音严肃地对她说——

“希尔·汗这话说得一点不假，确实得让狼群看看这个小崽子。你还想收养他吗，孩子他妈？”

“当然了！”狼妈妈急促地说，“他夜里孤零零地到这儿来，身上光溜溜的，肚子也饿坏了。可他就是不害怕！看，他已经把我的一个孩子推到一边去了。要是那个瘸子屠夫杀了他后逃回维冈嘎，这里的村民一定会来报仇，把我们的窝全都搜个底朝天！收不收养他？我当然要收养他了。躺好别动，小青蛙。噢，你这个莫戈里——莫戈里的意思是青蛙，我就这么叫你吧——将来有一天，你会像希尔·汗捕杀你一样，反过来捕杀他。”

“咱们的狼群会怎么说呢？”狼爸爸说。

丛林法则规定得很清楚，任何一只狼在成家以后都可以退出自己的狼群。但是等他的小狼长大到能自己站起来时，他就必须带着小狼参加狼群的议事会，让其他的狼认认小狼的长相。议事会在月圆的时候举行，通常每个月一次。经过议事会查看以后，小狼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奔跑了。在小狼第一次杀死公鹿之前，狼群里的成年狼不能以任何借口杀死他。违犯规定的凶手一旦被查获，就会被处以死刑。你只要稍加思考就能想明白，丛林法则必须做出这样的规定。

狼爸爸又等了一段时间，直到自己的小狼能跑上几步了，才带上小狼、莫戈里和狼妈妈，在举行狼群议事会的夜晚来到议事岩——议事岩是一座布满大小石块的小山头，能容纳上百只狼。统领整个狼群的首领是一只强壮机智的大灰狼，他的名字叫阿克拉，也被称作“孤狼”，这会儿他正舒展全身卧在一块大岩石上，下面蹲着四十多只大小不一、毛色各异



的狼。在这些狼之中，既有长着黝色毛皮、能单独对付一只公鹿的老猎手，也有才三岁大、自以为比得上老猎手的年轻黑狼。现在孤狼阿克拉已经统领他们一年了。他年轻时曾经两次落入捕狼的陷阱，有一回还被狠狠揍了一顿，丢在一旁等死。所以他很熟悉人类的做法和习惯。议事岩上几乎一点动静也没有。狼爸爸和狼妈妈们围坐成一圈，小狼们在圈子中间一起打闹翻滚。时而会有一只成年狼默默地走近一只小狼，仔细打量打量他，然后又轻轻走回原来的位置。有时候，某个狼妈妈会把自己的小狼远远地推到月光下，免得大家把他漏掉。阿克拉在那块岩石上喊道：“你们都熟悉法则——你们都熟悉法则。哦，群狼啊，好好看清楚吧！”接着，那些不安的狼妈妈们会喊道：“哦，群狼啊，看看吧——好好看清楚吧！”

终于轮到被狼爸爸、狼妈妈称作“青蛙莫戈里”的人崽子了——这时狼妈妈脖子上的鬃毛都竖了起来——狼爸爸把莫戈里推到圈子中央，莫戈里坐在地上，一边笑，一边摆弄着几块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小石子。

阿克拉的脑袋枕在爪子上，始终没有抬起来，他继续用单调的声音喊道：“好好看清楚吧！”岩石后面传来了闷声闷气的

吼声——那是希尔·汗在叫嚷：“这个小崽子是我的。把他交给我。你们这些自由民为什么要跟人类的小崽子打交道？”阿克拉连耳朵都没动一下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哦，群狼啊，好好看清楚吧！我们这些自由民为什么要听从外人的命令？好好看清楚吧！”

狼群中响起了一片低沉的叫声，一只四岁大的年轻狼突然用希尔·汗的问题回敬了阿克拉一句：“我们这些自由民为什么要跟人类的小崽子打交道？”丛林法则规定，如果对一只小狼加入狼群的资格产生了争议，就至少要有两个狼群里的成员为他担保才行，但是这只小狼的父母不能包括在内。

“谁想替这个小崽子担保？”阿克拉说，“自由民中有为他担保的吗？”谁也没有回答，狼妈妈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，她心里很明白，要是真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，那将是自己这辈子的最后一战。

这时，巴鲁用后腿撑地站了起来，他是一只爱打瞌睡的棕熊，专门向小狼传授丛林法则。除了狼以外，别的动物里只有他有权参加狼群议事会。老巴鲁只吃坚果、植物块根和蜂蜜，能在丛林里自由往来。他嘟嘟哝哝地说：

“人崽子——是人类的小崽子吗？”他说，“我来替这个人崽子担保。人崽子什么害处也没有。我嘴巴笨，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让他和狼群一起奔跑，和小狼们一同加入狼群吧。我愿意亲自教他。”

“我们还需要一个担保的，”阿克拉说，“巴鲁已经担保了，他是我们那些小狼的老师。除了巴鲁，还有谁想担保？”

一条黑影落在了狼群的圈子里。这是黑豹巴格希拉，他身上通体漆黑，但是在一定的光线下也能呈现出豹纹，看起来就像波纹绸上的图案。大家都认识巴格希拉，谁也不愿意去



招惹他。因为他跟塔巴库依一样狡猾，跟野水牛一样勇猛，跟受伤的大象一样无所畏惧。可他的嗓音倒很柔和甜润，就像从树上滴落的野蜂蜂蜜，他身上的皮毛比丝绒还要柔软。

“哦，阿克拉，以及诸位自由民，”巴格希拉用低沉柔和的声音说，“本来我没有权利参加你们的集会。可丛林法则里说，假如对新来的小崽子有疑问，只要不是生杀大事，就可以付出一笔代价买下这小崽子的性命。而且法则中并没有规定谁有权谁无权支付这笔代价。不知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说得对！”那些经常挨饿的年轻狼说，“听听巴格希拉怎么讲。可以出一笔代价买下这个小崽子。法则是这么规定的。”

“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在这里发言，所以还得恳求你们，请你们允许我讲一讲。”

“讲吧。”许多狼大声喊道。

“杀死一只光溜溜的小崽子太丢脸了。再说，他长大以后也许能帮你们抓到更多的猎物。巴鲁已经替他做了担保。现在，要是你们愿意按照法则接受这个人崽子，我就给巴鲁的话

再添上一头公牛，那头肥牛离这里不到半英里远，刚被杀死不久。这件事还有什么难办的地方吗？”

许多狼吵吵嚷嚷地说：“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反正冬雨会淋死他，太阳会烤焦他。一只没毛的青蛙能对我们有什么坏处？让他和狼群一起奔跑吧。那头公牛在什么地方啊，巴格希拉？我们收下他吧。”这时传来了阿克拉低沉的叫声，他喊道：“哦，群狼啊，好好看清楚吧——好好看清楚吧！”

莫戈里还在一门心思地摆弄小石子，没注意到那些狼一只接一只走过来打量他。后来狼群都到山下寻找那头被杀死的公牛了，只有阿克拉、巴格希拉、巴鲁和莫戈里一家留了下来。希尔·汗还在夜幕中不停地咆哮，狼群没有把莫戈里交给他，把他气坏了。

“哼，好好叫个够吧，”巴格希拉翘起胡须说，“总有一天，这个光溜溜的小东西会让你换个腔调叫一叫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就算我不懂什么叫人。”

“干得漂亮，”阿克拉说，“人类和他们的小崽子都很聪明。到时候，他也许能帮我们一把。”

“没错，必要的时候是得有个帮手。没有谁能永远统领狼群。”巴格希拉说。

阿克拉什么也没讲。他心里在想，每一群狼的首领都会有年老体衰的那一天，他的体力会越来越弱，最后狼群将杀死他，产生一个新首领——这个新首领也会轮到自己被杀死的那一天。

“带他回家吧，”阿克拉对狼爸爸说，“按照对自由民的要求好好培养他。”

就这样，凭着一头公牛的代价和巴鲁的一句好话，莫戈里加入了西奥尼山的狼群。